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許紹錦

明文海卷二百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三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慨然聞公在幽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翰林始得見而録之詩皆古體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為四巻首述其國次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冩本心歎世道者

莫如何於人勝天邪害正而有待於天勝人正化邪之必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定其先公而後私盡已以聽天於此亦可以見而俗本或混之今皆為復其初集首有總序又有小序散於章首其後又有跋尾序跋中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為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不書紀年者陶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某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謂范雎變張禄越蠡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

於指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慟其家族之殉國而自處期於死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後有決志哉嗚呼孔子不以仁許人獨以許殷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余以為若公者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汙矣巴延拘於江艦弘範縶於海舟世祖維於燕獄因而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絶粒於鄉郡已而殞身於燕市死而不悔矣兼微箕比干之心而為心者其在公乎若乃是

詩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國已亡之後而其身可以不死也懐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臨絶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亡也身且死矣國已亡矣於是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為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為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在上為日月之明風雷之壯其在下為江河之所以長流山嶽之所以常鎮其混然在中為君臣

民物之所賴以長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為公之本心在公之死也為盡心有讀而不盡傷者余以為非仁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子善者亦嘗集杜句述公始末大概而疏其事於下方以証之今内相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予遂録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珮欲鋟梓以廣其傳乃序以歸之廷珮又嘗承其父志修祠堂以祀公可謂賢後裔云

本草綱目序　　尚輅

舊本草三卷藥分上中下三品凡三百六十五種盖炎黄時所著實不刋之書也梁陶弘景增藥為七百三十種書為七卷唐蘇恭又增藥為八百五十四種書為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開寳中詔取醫家嘗用得效藥凡一百三十三種附益之命李昉扈蒙等重加刋正乃有詳定重定之目蜀孟昶亦嘗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為書稍或增廣世謂之蜀本草他如徐之

才之藥對陳藏器之拾遺與夫楊振之杜善方陳士良日華子寇宗奭諸人遞相增附互有註釋於是删繁性事食性衍義諸書出焉蜀唐慎微又於本草圖經之外增藥六百餘種益以諸家方書及經子傳記佛書道藏凡該明乎物而効用者各附於本藥之左為書三十餘卷名曰經史證本草至為明備舊有解人龎氏得其善本中更兵燹所存無幾後平陽張存惠因龎氏本附以宗奭衍義增多藥品為之板行惜傳之未廣今山東按

察僉事茂君彪曩以御史出按平陽購求得之珍重有年適副都御史原君傑奉命巡撫山東見而善之謀諸左右布政使雷君復葉君晃按察使李君裕副使劉君敬命工重鋟諸梓以廣其傳都憲因提學僉事周君濠來京以序見屬予惟疾之所恃者醫醫之所恃者藥或君臣佐使之不明甘苦寒温之莫辨雖欲療人之疾其可得乎上古聖人開物成務制為醫藥以救无妄其功不可尚矣後世明智之士游心方技率先注意本草盖

人於藥之性味既明斯於疾之治療弗誤用能成功當日垂聲後來此本草之書所為有補於世也歟今茲板刻既新傳之必廣庶幾起死回生之術有賴焉噫都憲之用心仁矣哉敬為序諸首簡

題革象新書後　岳正

占天之學本聖賢大事業載於堯典蓋有由也自慎竈之說行而儒者始術之矣其氛祲祥眚周官雖具至甘石星座其曰騎官羽林丞尉之類襲用秦漢名稱愈疑

後學者不屑用力焉殊不知經緯天地首務明時時茍不明終不能撫五辰以播四政矣革象談異十無一二皆為歷設學者所當究心者也第以邵子之書不堪作歷致可疑焉皇極經世天歷數用宋人雖有此談西山蔡氏以為書不盡言者藏諸用也又曰以當時日月五星推而上之得堯即位之日是即逆推法而不著其法者豈非藏諸用乎且數家以毫釐絲忽積而十百千萬如因影求形無具可隱況康節數學直繼孔子程子嘗

言歷法主于日月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歷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因立差法攤其差於所歷之年以驗分數竟亦不審獨堯夫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差法遂定可謂冠絶古今此非虛語也又按邵學伯温不與而傳王豫豫殁書殉蜀道士杜可大購得於發塚之盜以授廖應淮由是邵學復出近世祝泌傳立齊琦皆傳邵學者本朝宋學士先正最號博洽其序此書曰傅立極敬畏緣督謂其能發前人所未言不知

立時曾見此說否也又論耶律西征庚午歷精妙絶出及元許王郭陳鄧諸公相與訂定授時歷可法萬代曾無一言及邵近舜江人余誠者為予言邵學内外篇已見傳書而祕傳書又有内外集具天地人三元之學其天元所論歷數極為精簡意必具逆推法或伊川所謂冠絶古今者耳惜乎吾不得而時讀焉因併書之以為有志聖賢大事業者告

六書音義序

張詡

六書音義一書致政郡守豐城芝軒涂先生所輯其家嗣憲副卿儀刻之以傳者也其為卷十有八其為門十有三其為部五百十有四其為字總若干萬其真楷主洪武正韻而附之以古文篆文籀文其音切亦主正韻而兼取玉篇其釋義雖本說文凡涉穿鑿者悉刪去而兼采他說文字正而無玉篇之雜音義正而無說文之鑿可以左右正韻而備一代書學之製與昔之玉篇廣韻韻府統諸書並行於世無疑也先生自登仕版以來

四十餘年無所好獨好儲書將踵鄴侯之富政暇手不釋卷暨歸老於劍江之上也日惟從事於著述此其一焉憲副公攜之入廣刻已屬走也一言以引諸端嗟乎結繩廢而書契生書契之初作也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而著於竹帛則謂之書也周禮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六書者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諧聲假借是也書必有音宮商角徵羽是也音必有義訓詁是也音失則陷江左之偏義失則蹈荆國之妄而六書

於是乎失真矣此六書音義之所由以輯也皇明大一統文字無寄象鞮譯之殊然惟章奏用正韻公移劵課程碑板之類往往尚沿舊俗習豈非由眛文字體用源流與失音義之所在故與是書一出啟初學醒羣蒙其有功於書學也不少矣若夫含性情於顧盼蓄血氣於典策沐之以虛圓不測之神浴之以浩然剛大之氣去雎盱側媚之態回熙熙穆穆之風使閱之者神和而氣融此則又音義之外有別傳焉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者也抑聞之穆叔立言不朽之説詩孝思維則之訓先生之立言固足以為不朽圖矣而憲副公思童親美其孝思必足以為錫類之勸也走也故於序末表而出之

周禮重言重意互註序 張詡

先儒謂周禮一書自周公廣大心中流出大包宇宙細析毫芒成一代之治體為萬世之凖繩故當時治效至於囹圄空虚天下太平海不揚波四裔賓服嗚呼盛矣

後世之為君臣者心學既失徒敝精神於儀文度數之末若類稚子弄影之為者不幾于戲乎故跡其治效高者或僅致小康下者視桓文為不及又焉有所謂郁郁乎文者也何也心非廣大則於天地之心為不合矣於天地之心為不合則於天地之用為不肖矣況乎明良相逢尤不易也唐太宗深信矣而無其輔王通篤好矣而無其時劉歆有志矣而昧於所事宋神宗刻意矣而失於所任彼宇文之於蘇綽似矣而又以智力篡魏若

是者雖其人品高下相與敻絶然所謂心學或不能知或知而不能擴充以至於周公之廣大無怪乎三代之治寂寥數千載而莫有繼之者非三代之治卒不可復也無三代之君臣故也非不可以為三代之君臣也無三代之心學故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之謂也翊少時閲書目有所謂周禮句解者集傳者註疏者又有所謂纂圖釋

文或問講義詳解要義解義攷工總義訂義會元復古者其句解集傳註疏則見之所謂纂圖以下則聞其名至於重言重意互註則其名亦未之聞也侍御上虞尹公德容蚤歲留心禮學遂以是經取高第歴顯官持重而居寛盖有得於禮意者以奉命清兩廣戎政偶得是書於西藩士人家喜其考究之精援引之當於聖經有所禆也攜至東藩出視廣郡守袁君景輝俾刻而傳焉屬詡為之序方今聖治百二十餘年正符曾兩生所謂

積德之說傳心學而昇周公之廣大世豈無其人於焉光輔聖人制禮作樂以追繼成周之盛斯時也公當攄其平日所得禮意者逐諸賢賛至化而是書蓋可復矣詡也卧病丘園深愧無可為世用者儻天錫以犬馬餘年雖無似尚能擊壤以歌太平之盛

白沙遺言纂要序　張詡

儒有真偽故言有純駁六經四書以真聖賢而演至道所謂言之純莫有尚焉者矣繼此若濂洛諸書有純者

有近純者亦皆足以羽翼乎經書而啓萬世之蒙世誠不可一日而缺也至於聖絶言湮著述家起類多春秋吳楚之君僭稱王者耳齊桓晉文假名義以濟其私者耳匪徒言之駁而無足取也其蓁蕪大道晦蝕性天莫甚焉非蕩之以江海驅之以長風不可以入道也故我白沙先生起於東南倡道四十餘年多示人以無言之教所以救僭偽之弊而長養夫真風也其恒言曰孔子大聖人也而欲無言後儒弗及聖人遠矣而汲汲乎著

述亦獨何哉雖然無言二字亦著述也有能超悟自得則於斯道思過半矣然則六經四書亦剩語耳矧其他乎而世方往往勸先生以著述為事而以缺著述為先生少之者葢末之思耳今則詩集出焉而人輒以詩求之文集出焉而人輒以文求之自非具九方臯之目而能得神駿於驪黃牝牡之外者或寡矣詡誠懼夫進修者復溺於無言以為道也因摭先生文集中語倣南軒先生傳道粹言例分為十類而散入之其間性命天道

之微文章功業之著修為持治之方經綸幹運之機靡不燦然畢具輯成名曰白沙先生遺言纂要凡十卷云庶觀者知先生雖尋常應酬文字中無非至道之所寓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亦無非至教蓋可觸類而長焉由是觀之先生雖以無言示教而卒未嘗無言是以言焉而言無不中有純而無駁其本真故也是可以佐聖經而補賢傳矣

論孟或問序　張詡

論孟或問世多聞其名而未獲覩其書乃今出於數百年之後與大學中庸或問並行於世使學者有所考據得以益廣其知識開其聰明而為斯道之裨也是書之出也詡固竊為天下後世喜也雖然予欲無言孔子嘗以是為子貢啟也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嘗有所感故曰吾於武成取二三冊而已矣夫誨人不倦聖人之心而欲無言六經萬世所尊而孟子猶有所擇自古聖賢指之的

擇之精不徇跡而任真不貴耳而賤目也如是使學者深悟而自得焉則論孟本具胸中雖無論孟可也况或問乎不然溺意筌蹄留神糟粕吾恐認浮雲而迷太虛知識多而大智昏聰明作而太樸散卒為斯道之障也是書之出也詡又竊為天下後世憂也先儒著述之富未有如文公先生者蓋當時欲矯陸學之偏故耳在文公則然在我學者不可以不之覺也御史君某近得善本將刻而傳之夫流布賢傳以上翼六經下惠來學甚

盛舉也閒屬詡一言且語之曰是書得尹楊諸老全書撮其語分註於辨欵之下尤為明備耳今姑刻之以竢後之成人之美者補焉嗚呼聖賢隱沒正道將沉凡聲利得喪足以敗道而喪心者其為迷也顯人猶知之至於溺意旨逐影響其為迷也微而覺者鮮矣詡誠無似因御史君閒屬借一言之不敢不置不腆之辭於先賢著述之末而因之以釐其一得之愚焉蓋足音之喜固不勝其杞人之憂也

厓山新志序　張詡

厓山在廣之新會邑南八十里與奇石山對峙如門故又名曰厓門山環以大海潮汐升降吞吐由之在昔樵蘇登眺者絕至迯蛇虺麋鹿所宫者盖不知其幾千百年矣自宋祥興幼帝浮海始創行宫其上而楊太后與文天祥諸臣鏖戰死節之始末皆在焉慨夫六飛赴海大風覆舟之後貞烈忠憤之氣鬱而弗伸者又二百餘年於此矣至我國朝始表章焉成化丙申邑人白沙陳

公甫先生與僉事鬱林陶君自强議上請創大忠祠以祀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公又十有六年為弘治辛亥同今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時為右布政使泛舟厓門議創慈元廟以祀楊太后又九年為庚申與僉事晉陵徐君朝文議請入祀典制曰可特賜廟額為全節祭品視古先聖帝王而祀之之期則先大忠一日也於是乎兩厓巨浸之間英魂義魄貞烈忠憤之氣勃然與雲厓爭高鯨波爭濬海月山日爭耀於無窮而香火四

時弗絶有司歲仲春率一祭牲牢酒醴俎豆玉帛襍然前陳往來部使暨騷人墨客登臨弔酹播諸篇章不一而足徐君一日顧謂翊曰厓山宜志而未有志之者盖闕典也盍留意焉翊謝不敏而君意益固伏枕之餘因與門徒愽采羣載次第編輯首沿革次形勝次里域次景致次帝紀次詔勅次事蹟次列傳次祠宇次祀典次碑文次題詠次紀異次雜著次題名悉筆之所以寓襃也其前元張弘範李恒之徒列傳及刻石紀功之作悉

削之所以寓貶也編輯既成名曰厓山新志凡十有八卷云嗟乎世之治亂國之興亡雖曰有數然未嘗不由於人事之修廢有以兆之也姑以有宋一代論之使當時君臣有古帝王之學以修其身則出治有本決不至於議論多而成功少矣有古帝王政教以新天下則治具畢張決不至於聲容盛而武備衰矣何播遷之有不幸而至於南渡苟斷斷乎以興復為務而勸講和者必誅忠藎如李如岳必任之而勿貳奸佞如秦如賈必去

之而勿疑則中原決可復而大讐決可雪矣何敗亡之有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則宋之失於南渡之先者既可慨矣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茍為不蓄終身不得則宋之失於南渡之後者尤可痛也嗚呼此志之所以作也夫豈但為為人臣妾者忠節之勸而已哉

玩畫齋藏書目録序 姚翼

天下之物莫難於聚而其聚也莫貴於不散余嘗觀世

之貴游公子往往馳心於金玉珠璣珊瑚翡翠之好而竭其力以致之間或厭苦世俗而稍務為清虛者則或奇花怪石或古器圖畫終其身淋漓燕嬉於其中而不出雖以蘇文安之賢達長公猶稱其篤於好畫而韓昌黎畫記亦且自謂得趙侍御小畫一卷百金不願易也余自少無他好不惟於世俗之所沈酣如金玉珠璣之類略不以淄乎其心雖花石畫品為清虛之士所崇尚者亦所欲不存而其私心之所癖而不舍者乃獨在古

今之簡冊然好之雖切而力又不能多致六籍而下九流諸子旁逮外家雜説僅得二千餘卷嘗自誇其所好之勝以為世人諸好惟畫稍為近之然以吾卷帖之美陳之几上已足與其丹青之艷彼此相角而其中上下古今數千萬年興衰治亂之跡及其義理之精歌咏敘述之妙雖野史偏記亦可以資多識而廣見聞皆畫中之所絶無也故雖昌黎文安皆博極羣書而所好旁及於畫吾猶病其適以玩目而雜心矣况專好於畫者乎

而况所好又出其下者乎雖然吾之好書不特勝於世之諸好而已也而其聚也又獨難於散何者盖金玉珠璣珊瑚翡翠之好舉世衆人之所同也而竒花怪石古器圖畫之好亦清虚之士之所同也好之也同則其物之聚於吾也垂涎者必衆而况其人所好既終身於此則為其子若孫者率皆溺於紈綺膏粱鬬雞走狗之事作業竭而財日匱其末也必不能自給於衣食之需又無義理以養其心而孝敬之念既衰則於其父祖精神

之萃手澤之遺渺然曾不爲之介慮舉而棄之於人以求免夫一旦之饑寒也如視敝屣以子孫視如敝屣之心而乘之以舉世垂涎之欲吾見聚之以數十年之力者不終朝而澌滅無遺矣乃若書之好千萬人而無一二焉方吾之好而聚之也世之人皆等之土梗弁髦將羣嗤之不暇焉能更有同好者一人睥睨其旁哉而況爲其子若孫者縱非世世皆能讀父書之人而目染耳濡之餘或稍稍習其儉素之風以自保且生於詩書禮

義之家非甚病狂不肖當不忍死其親而捐其所甚好
雖欲捐之又或苦於售之不易而中阻然則吾之好書
雖限於力而不能以多致使汗牛充棟以與世之聚他
玩者比隆竊獨喜其可久據以為吾有也故於此二千
餘卷者特齋而蔵之又籍而録之使由吾之子若孫以
傳於世世世不但賢而能讀吾書者知所寳愛而或附益
之雖中才以下苟非甚病狂不肖者因此知吾所好之
甚雖不幸而偶不免於饑寒或姑存之而不强售於非

所同好云耳

題如此江山亭詩卷 姚綬

吳山故有如此江山亭初不知作於何歳名於何人末得廬陵張光弼清集詩遺卷紫芝老人俞和首作籀文碧巖周氏寫圖清絶可愛足以光斯亭於既堙開後來之賡和也是卷今為旌德史玄隠所蔵嘗求諸大夫士題詠多以光弼詩中感慨遂為宋元興亡處致意諄諄乎如此江山不在江山如此上立論無乃過求矣乎且

古今江山之趣恒得之林下人其於亭館臺榭與之所到輒以命名就斯亭論之有如此江山可亭矣論亦為通彼豈以一亭一名之微即係以古今興亡之大故哉但登亭而飲者顧瞻徘徊撫景興感以人非而物在慨今昔之異同發之性情亦理之自然也則今使有如光弼輩與客復携飲斯地求昔之亭已摧沒於荒莿蒼竹之間久矣又將何如其感慨耶予輩生逢如此盛世歸田之餘得以優游林下與諸幽人貞士詠歌太平又獲

紹續昔賢之作之後亦幸矣間於一飯之頃亦不敢忘江湖之憂於如此江山奚足深論哉至若王公貴人志在行道樹勲業昭聲光於宇宙有弗暇於此或暫得之亦惟一登眺一賦詠之耳求如林下人之趣不可得也至隱蔵之尚伺有暇於此而或一登眺賦詠者出而謚之何如予和詩贅末

唐詩分類精選後序　桑悅

右唐詩分類精選二十卷凡五千餘首四明吕侯尹吉

水時所選將繡梓以廣其傳其子尚清過予西昌之棲雲軒求一言於後予甞注意三百篇而知其意古人之詩運意而已辭略點綴而意自明往往餘意出於句字之外如愛名伯則云勿翦其甘棠則見其子孫臣庶其愛可知如作樂以合祖則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先代之後有聞樂而感泣則和洽神人又何待言說耶且興起無情而難接比雖有影而斟酌難類所易作者直賦而已而其言之厚薄又直關於氣化之盛衰如正風正

雅皆作於周之盛時是時詩人皆飲天地之和以發聲故其辭盎然太虛羃畫無迹九罭伐柯諸詩略申情志其風遂變矧風雅變之之極安得不憤激風雲而氣撼山岳哉就以周公所作論之大明東山之間又自不能無升降矣況其下者乎繼而離騷之作比興略備真有三百篇遺意蓋原之詞本為愛國畏譏鬱抑不平而作又安得不馳騖於變風雅之末流哉如九歌中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絶最為善語而使原當文武之世

兹言何為而發就使文武之世之詩人當原之世吁嗟騶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等語又豈可鑿空而妄出哉風雅變中之變又不可專委之人也自秦而漢去古未遠五言之作古意猶存如唐山夫人樂章鳴漢之盛與頌彷彿而靈芝摇蕩等語漢之風雅又日變矣降至魏晉亂日多而治日少則能詩如曹子建阮嗣宗張茂先陶淵明輩將何所飲以發和平之音耶大抵三百篇以後取其詩之上薄風雅當味其意之淺深何如不可專

論其辭之平不平也曾南豐曰自文武而後又千餘年而有太宗之治唐詩之和順清邃太宗之治釀之其盛中晚之外又唐業隨之可考也就其中傑出者四家曰陳子昂氏曰李太白氏曰杜少陵氏曰韓昌黎氏間有數詩略存漢魏比興而頗解古人用意發率然一篇數十言中其意不如風雅中之數言則又似唐之制度文為足以凌駕三代而先王之真德實意僅存絲髮也詩可以易觀耶然後世學詩之士多舍四家而他師豈不

以王摩詰劉長卿韋應物之流皆意隨句絶而平順易見哉詩猶海也三百篇為其蓬島漢魏晉為其弱流而唐則猶其中之亶夷諸洲學操舟之士至海門而震疊苟望洲之畔岸心意俱飽更何有希兾者乎吕侯之選此詩盖翦其荆棘去其旁岐誘人至止是洲而予申以是言又欲過此而往直遡弱流而至蓬島也况我朝治隆唐虞尚何古之不可復哉侯名烱字文昭以名進士出為令職政通人和歌謡載道拯物之餘留心文事不

易得云

韻學集成序　桑悅

練川章先生名黼字道常別號守道平生隱居教授不求聞達著韻學集成十三卷凡收四萬三千餘字每舉一聲而四聲具者自為帙二聲三聲絶者如之乃別為直音篇總考其字之所出前此未有也先生沒後十餘年其子晃將鋟諸梓時閶陽吳公克明遣以名進士為兹邑令一時大夫士咸祈其成吳公難之曰洪武正韻

一書革江左之偏音美矣盡矣萬世所當遵守者也奚他贅為僉曰是韻正所以羽翼聖制也古今以韻名家者不一廣韻梁棟也韻會榱桷也我朝正韻一書擇衆材而修正之廣居成矣玆又益之以龍龕諸韻外衛之以城郭内實之以奇貨覆庇後學之功不淺淺也且正韻之修太祖高皇帝運其成規授之宋濂輩以竟其事觀大聖人之制作誠度越千古而無間然矣帝王以萬世之才為才有臣於數十年後以濂自擬克遵成規少

加張皇亦何尤哉吳公曰然遂募好事者經營其費遣
欽差提督水利浙江按察司僉事吳公廷玉寀臨茲邑
又力贊之人樂於助不數月訖工僉求予言弁諸首先
儒有云為文宜略識難字南山詩三都甘泉等賦誦之
多箝人舌弗克屈伸果字有異哉人異其字也是韻一
出向之商敦周彝化為竹根康瓠入耳不嵬入目不懾
何其快哉雖然字何從起乎起於聲韻也厥初天地未
生聲韻具於太極天地既判聲韻寓於天地一陽之復

聲韻萌也四陽之豫聲出地也聲韻既生形象亦著蒼頡之制字不過因其迹耳然制其一遺其十理之必然也千古而後惟邵子有獨詣之識其著皇極經世書以天聲唱而地音和之天聲平上去入地音開發收閉如多可个舌是有其聲而有其字者也古甲九癸是有其音而有其字者也開宰愛下之○為入聲吉向仰下之口為閉音其○其口有其聲有其音有其字哉而無其字吾不得而悉字之邵子不得而悉字之蒼頡亦不得

而悉字之也而其聲與音終不亡也寄之喙焉喙相遇寄之竅焉竅相于或可辨或不可辨孰非全露未成之字者乎極而至於●於■然後去天地之體并聲音與字俱無而復歸於太極矣孰其圜則律呂之原在我由是精神通造化智識侔鬼神實易易也嗚呼非知道君子孰能識之學者能盡識先生已韻之字而復求夫韻書於天地間則有得矣先生得於天者厚獲上壽乃終其著是韻也苦心焦思積三十餘年始克成編不得呉

公為令以傳之又將付之烏有豈不深可惜耶天之暫屈吳公所以永伸先生也吳公文章學行俱懸羣衆小試為令恒以六事自責以公生明以廉生威邑用大治此特其一舉手投足者云

跋唐詩品彚 桑悦

唐人好吟咏傳凡三百餘家真有盛中晚之殊唐業隨之可考也楊仲弘等所選俱得其柔熟之一體唐人詩技要不止此國朝閩人高廷禮有唐詩品彚五千餘首

雖分編定目有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旁流之殊要其見亦仲弘之見是詩盛行學者終身鑽研吐語相協不過得唐人之一支耳欲為全唐者當於三百家全集觀之

重刊舊唐書序　文徵明

嘉靖己亥吳郡重刊唐書成書凡二百卷本紀二十卷志三十列傳百有五十石晉宰相涿人劉昫撰初御史紹興聞人公詮視學南畿以是書世無梓本他日按吳

遂命郡學訓導沈桐刊置學宫工未竟而公以憂去及是書成以書來屬徵明為序按唐令狐徳棻等撰武徳貞觀兩朝國史至吴競始合前後為書百卷而柳芳韋述嗣緝之起義寧訖開元僅百餘年而于休烈令狐峘以次增緝之起建中而止於大歷元和以後則成於崔龜從厥後韋澳諸人又增緝之凡為書百四十有六卷而芳等又有唐歷四十卷續歷二十二篇皆當時紀載之言非成書也晉革唐命眴等始因舊史續成此書然

五代史昫傳不載此事豈其書出一時史館而昫特以
宰相領其事耶然不可考也或謂五代搶攘文氣卑弱
而是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不足傳遠宋慶歷中詔翰
林儒臣刊修之自慶歷甲申至庚子歷十有七年成新
書二百二十五卷視舊史削六十一傳而增傳三百三
十有一别撰宰相方鎮及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續
撰儀衛及選舉及兵及藝文四志所謂其事則增於前
其文則省於舊實當時表奏之語而第賞制詞亦謂閎

博精覈度越諸子良以宋景文歐陽文忠皆當時大手筆而是書實更二公之手故朝野尊信而舊書遂廢不行然議者則以用竒澀為失體刋削詔令為大畧固不若舊書之為愈也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而於新書無取焉惟周益公稱其刪繁為簡變今以古有合於所謂文省於舊之論而劉元城謂其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唐庚氏尤深斥之乃極言舊書之佳其所引決海救焚引鴆止渴之語豈直工儷而已自是一代名言也然

則是書也其可以無傳乎雖然不能無可議者段秀實
請辭郭晞有吾戴吾頭之語新書省一吾字議者以為
失實是矣而舊史秀實傳乃都不書夫秀實大節固不
以此而此事亦卓偉可喜柳宗元叙事尤號奇謦且鄭
重致詞上於史館若是不得登載則其所遺亦多矣甚
者詆韓愈文章為紕繆謂順宗實録繁簡不當拙於取
舍異哉豈晁氏所謂多所遺漏是非失實者耶甚矣作
史之難也心術有邪正詞理有工拙識見有淺深而史

隨以異要在傳信傳著不失其實而已今二書具在其工拙繁簡是非得失莫之有掩焉彼斥新書為亂道誠為過論而或緣此遂廢舊史又豈可哉此聞人公所為梓行之意也是書舊嘗刻於越州卷後有教授朱倬名倬忤秦檜出為越州教授當是紹興初年抵今四百年矣其書復行而公又出於越其事豈偶然哉先是書久不行世無善本沈君僅得舊刻數十冊較全書才十之六七於是遍訪藏書之家雖殘編斷簡悉取以從事校

閲惟審一字或數易歴三寒暑乃克就緒其勤誠有可嘉者因附著之

何氏語林序 文徵明

何氏語林三十卷吾友何元朗氏之所編類倣劉氏世說而作也初劉義慶氏採擷漢晉以來理言遺事論次為書標表揚搉奕奕玄勝自玆以還稗官小說無慮百數而此書特為雋永精深奇麗莫或繼之元朗雅好其書研尋演繹積有歲年捜覽篇籍思企芳躅昉自兩漢

迄於前元上下千餘年正史所列傳記所存奇踪勝跡漁獵靡遺凡三千七百餘事總十餘萬言類列義例一惟劉氏之舊而凡劉所已見則不復書品目臚分維三十有八而原情執要實惟語言為宗單詞隻句往往令人意消思致簡遠足深唱歎誠亦至理攸寓文學行義之淵也而或者以為摭裂委瑣無所取裁骪骳偏駮獨能發藻飾詞於道德性命無所發明嗚呼事理無窮學奚底極理或不明固不足以窮性命之蘊而詞有不達

道何從見是故博學詳說聖訓攸先修辭立誠畜德之
源也宋之末季學者習於性命之說深中厚貌端居無
為謂足以涵養性真變化氣質而究厥所存多可議者
是雖師授淵源惑於所見亦惟簡便日趨偷薄自畫假
美言以護所不足甘於面牆而不自知其墮於庸劣焉
爾嗚呼玩物喪志之一言遂為後學深痼君子蓋嘗惜
之元朗於此真能不為所惑哉元朗貫綜深博文詞粹
精見諸論撰偉麗淵宏足自名世此書特其緒餘耳輔

談弍藝要亦不可以無傳也是為序

嶺南耆舊遺傳序　王漸逵

予嘗讀管幼安王彦方傳乃知漢末猶有斯人使生於孔子之前必不居於三仁之後矣而或者猶以未嘗立言短之夫言者文也道以文顯亦以文散是故予懼夫道之在於人而文之耗之也夫天地未闢而日月星辰河海山岳之文固在也而謂無文可乎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人雖無事於文而文固在也而謂少文可乎君

子之道譬諸木則根焉行則枝幹焉文譬則萌甲花蕋焉故木之生意至萌甲則盛花蕋則衰矣故花蕋也其盛之極而衰之始乎三皇者道之根也五帝者道之幹也夏商者道之枝也周道之萌甲花蕋也故文至周而盛道至周而衰於是言詞興而太樸散矣予鄉先輩生居海濱龎氣未漓淳德懿行間出於世而近者後生聰慧彬彬迭興崇飾詞藻咸致疵焉此世之所以漓也予用是懼乃以幼所傳聞於耆舊者裒為實録以示後學

俾知道為本文為末而鄉之先輩懿行之貽乃文之至而非後進之所為文也嗟夫天地淳龎之道有漓有復其在於時與人乎是故道嘗漓於春秋戰國矣至西漢而復漓於南北朝之亂矣至李唐而復漓於五代矣至趙宋而復漓於元季矣至我朝而復故國初之耆舊其遺風流俗猶有存者吾尚及見之也今天下之漓亦甚矣能反其樸而草其漓其惟賢者乎若猶以文言是則予之所滋懼也

七雄策纂序

穆文熙

余生長趙魏之間乃蘇秦氏約從六國於洹水上謀仰闗而攻秦者也北首燕路東指齊疆西南臨黃榆馬陵為韓地七國五當其衝四豪有其過半令其人與事雖往而遺跡尚存故余於耕壠之暇間取國策讀之參驗合否久之淹貫其事抵掌可悉乃隨意所至輙隱括數語捭闔從衡判其得失總約之以正道而又取縉雲鮑氏西山真氏元人吳氏諸評國策語綴集其上析為八

卷名為七雄策纂於是開府嶧山賈公見而檄梓澶淵而吳郡金君新至乃竣其事余序之憮然曰文之顯晦蓋亦有時云夫以國策所載皆策士傾危之術漢惟子長孟堅劉向氏治之而唐以下至宋元士皆諱言之故有譚蘇張之説者則人皆視之為魍魎魑魅而不食其餘故其書歷千百載皆秦灰遺燼豕亥魯魚半居其間而無善本晦斯極矣迨至我明弘正間乃刻於大梁而李獻吉序之為始顯近刻於金陵為再顯今賈公復刻

兹集於澶淵則其書愈益顯矣夫國策自秦至今如故也何始之晦而今之顯也夫其晦之也以人習從衡之名而不知隨時變化之道者也其顯之也則以從衡之術貴在善用故為儀秦而儀秦反覆詐偽黄金相印逐逐然日役於利兹孟軻氏之所謂妾婦也為仲連而仲連却秦帝下聊城辭千金而蹈東海則太史公之所謂天下士也又使當其時有明王在上取一時策士而隨材器使之以無忌樂毅為大帥以聶政荆軻朱亥為偏

裨以甘羅樗里子張孟談為奉使以觸龍虞卿知果郗疵為輔導則固不必借才異代而治道可登於上理矣夫遺刄亡鏃戰鬬之具皆良材也斑鑑紋琴塚中之物皆珍器也而何必戰國之士不可用哉矧其文詞變化無微不入事有難言一語立斷而其色蒼然其氣沛然又猶虎豹之皮可以為君子之容而蛇珠犀角象齒翠羽足以華服御而助觀美者也而摛詞之士又何可不手一編乎善乎蘇洵氏有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

術而無心使有其心而兼有其術而又以其緒餘爲文顧不大善也耶自洵爲此說而人遂謂蘇洵從衡者也今余纂其書而又爲諸策士解嘲人之謂我其又如何

爲人序宋論 楊循吉

治亂興衰之際君子不可以不深識之也自漢以來得天下者多矣其興也必有自其亡也必有爲其間起滅代謝不勝多故而考以人事則可以即初而知其後用起而知其成而不難見也蓋天下之大勢有緩有促有

大有狹而其為勢也不出乎在上者之仁暴在下者之賢否也盖天下之勢或成乎上則其在下者不能奪也或成乎下則其在上者亦不能奪也盖嘗就其勢之所成者而隨之以為輕重故明君在上則民俗於變佞人留朝則主權下移此其勢之所必至也故讀史者必深識天下之大勢而後可以與論興衰治亂之間也宋有天下三百年其間凡三大變其始也君明臣賢故興而趨治其中也賢不肖襍用故治而趨衰其末也純任不

肖故良而趨亡而其大勢之在下而不可奪者則以成於王蔡秦賈之流而分於遼夏諸國也考宋所以至此者蓋其立國也本用仁厚而其削弱亦率由之國勢然也而其當時進退廢舉幸不幸之事則有不勝其可喜可歎可悲可痛者焉

春秋輔傳序　劉繪

國子助教陳道夫著春秋輔傳自言辛苦所得示予請序之予睹其辭乃多合予之謬見者嘗作春秋論因畧

語道夫論曰古之注經者務簡後之注經者務煩古之注經者務簡而經益明後之注經者務煩而經益晦六經之注莫不皆然而春秋為甚夫聖人之經廣大無垠能會其趣引以旁通何所不達然私者恣意以戾旨鑿者深求以倍義冗者纖文以尚茍誣者摭辭以崇惑古今傳春秋者於四病往往蹈之近世胡安國潛心二十年學士無不謂之專邃其傳盡本程頤程頤傳不槩見於世大抵程氏兄弟著書於晚年多不自滿或藏匿甚

至焚棄此望道未見之心是以學者於所著多不得睹其全自胡氏之說行天下皆宗之不求經而求傳故攻經文之意畧攻傳文之意詳於經文則不能舉其辭於傳文則日夜苦誦之猶慮其不能堅是孔氏之經以簡而人故畧之胡氏之傳以煩而人故詳之詳者愈熾而盛畧者愈微而衰信傳之弊乃至於此盖科目以之取士士不得不奔之也昔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文興於魯而次春秋特據諸國赴告之辭筆削從其簡便其

不赴告者不復徵之列國無干褒貶之義多直書其事而義自見其有書國書字書人者皆事關大義明示其文無所隱秘然於進退予奪好惡是非咸合乎人情之公彼列國赴告一時善惡或出嘉歎或出懐憤已爍然在人聖人因一時喜惡隨其赴告之辭約其文著其義以見賞罰此七十子所不能賛一辭者孔子揭其綱左氏列其目其纎細無關世道彜倫綱紀畧而不叙故丘明常於經文之下别有附録皆此類也經之作大都發

憤於五霸為其假尊王以遂私圖挾雄詐以愚天下後世乃明著其功罪如王者在上示其法誅其意纔有無王之心即皆亂臣賊子不得飾文諱奸以逃筆下之刑戮天下苟有賢人君子聞孔子之筆必興慨歎以為王者不作幸有孔氏使奸雄之意戚不得肆莫不拊心噬吻自快於岩穴之下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今世殊事易萬世誦其文追其事猶悵恨於當時況其目睹者乎予讀五霸之文至葵丘城濮當周東徙

之後秦襄公作西畤臚於郊祀諸侯蔑視洛邑久矣及桓文糾合列國責楚大義平日諸侯懷不軌暴戾窺伺於鄭衛之墟者莫不折心寒骨以赴盟趨會王綱可得而理矣孰知葵丘因侵蔡而始事城濮為釋宋以興師皆横有私意所謂轉禍而為福因敗以成功者也聖人惡楚流毒中國乃大書以彰其功經於葵丘因侵蔡而書遂於城濮因救宋而書及若曰皆私意及其事而遂有功也至於不請命與正義明道五霸皆犯此義則又

於書法見之焉仲尼自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是以書法多在五霸然皆直書而無隱文使無五霸春秋可不必作邵堯夫謂皇帝王霸繫於天數理或然哉其他則本國重事諸小國赴告繫於勸懲所謂一字褒貶而為榮辱則皆從直書而義自見聖人豈如後世經生曲士刻削於一文一意為奇哉鄭伯克段于鄢玩經文則莊公失孝友之義自著何必以克為必勝必勝者襲公羊穀之則曷為言克穀梁

曰能殺也皆有意也經義本明正此恣意戾旨類也春秋為含說曲刺矣楚殺其大夫得臣得臣違君之命以喪師楚子明法誅之書官與名所以深明子玉之罪左氏存子西孫伯二臣謂楚殺得臣晉侯將喜其莫予毒此敵國常語耳聖人曷嘗惜子玉而責楚子之與六卒又何暇論晉再克楚再敗此深求倍義類也春秋為逆臣懷憤矣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此展與為弑君者立無所容于中國其罪明矣齊納去疾順羣

公子之情納而無求大國之禮也經於小國事之大者乃書然皆直文以見功罪今於展輿繫國氏為責諸侯與立者則煩文飾苛類也春秋刮垢索瘢矣僖公十年冬大雨雪十一年秋八月大雩皆順時以紀災見有國者當知畏爾許翰以為先後陽穀之應若此則天于列國降鑒出政亦勞矣至文公星孛入於北斗天之應遠遂據內史叔服之言則摭辭崇惑類也春秋假天設畏矣故曰四者之病胡氏仍襲諸家而攘除廓清之功猶

有鈌焉自科目取士亦爭取諸近而不及遠探前踪而遠者為近所揜蔽故何邵公曰講誦師言猶加詆嘲又曰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悲夫悲夫後之議前亦誠易矣然經之義當廣而旁求取決於一夫之見則陋甚矣予以為科目宜隨士人之意或取諸各家或發自己見於經有所著明而文辭晐達者即為通經之士使聖人闢乾闔坤之論不拘拘於老生曲士之手非千古之快哉今庠塾少年有中明經科於古傳

註俱未及覽嗟哉魯春秋自三傳之後惟鄒氏鐸氏出最先其後董仲舒石渠論與劉向京房書多不見於世自何休賈逵迨晉杜元凱范武子唐啖助趙匡則卓卓有可考者程正叔作傳儒紳多歸之故有胡氏安國當宋南渡學士懷發憤而言若劉敞孫復皆不信傳而自注鳴者紛紛著文焉

書金石例後 張汝弼

孫子曰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

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而文章亦然其常可言其變可勝言乎蒼崖先生金石例舉其常而該其變誠有功於學者然其意欲使人以類推未必例盡於此外此皆非也蓋以諸家嘗有者為例偶未及者則弗備也如碑誌無書子婦例設有以子尚主而受封錫者子婦可不書乎凡書不書視所宜爾然又有有例而不可為例者如栁子厚馬女雷五李卿外婦誌不足垂戒徒以長惡可為例乎醇儒莊士當有

擇矣是故例雖有常變而其變也亦惟不戾其常而已不戾其常者義之當而已苟義之當何屑屑於例耶噫天下之事葢莫不然豈獨文章云乎因書卷末以諗觀者

明文海卷二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十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蔣翰

明文海卷二百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序四

著述

大學私抄序 楊守陳

蒙少受大學輒併其章句而味之佐以或問參以諸說已自謂通矣及誦之久味之詳乃反有疑焉其後誦益久味益詳疑亦從而益繁積數十載雖與天下友反覆

講之疑終不釋也今家居無事日誦味之而疑如故乃取所疑經傳易而置之各録章句于其下而章句有與今易置之文義不同者亦僭用己說以蒙謂别之而其所以易置之故則詳具于各章之末既而誦且味之怡然理順乃凈抄成帙閟之篋中不敢以示人一日客或翻篋見之閱未半輒嘻且怒駡曰吾不意子之叛儒先而紊聖經至此也夫大學者孔聖之經曾賢之傳而朱先生之章句或問後學惟誦集之莫敢違也何物么麽

乃敢僭易而妄解之其叛儒先而紊聖經一何甚哉疾毀亟焚毋貽是書累也愚應之曰非敢爾也頗欲佐儒訓明聖經而患于不能耳王魯齋曰天下所不易者理也二程不以漢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復改亦各求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强為異而苟為同也今蒙所抄縱未得乎義之至善亦足全吾之所安若其謬說只自謬耳是書豈被其累譬如蜀之八陣石一時或亂之而千載如故也虞之五

瑞玉一臣或失之而萬國自如也子安肅愍哉客頹頻而去余甚慚且悔然業已抄之不忍毀也用識之篇末

跋大事記續編　何喬新

大事記續編凡七十七卷翰林侍制金華王公子充所著公與宋學士景濂皆以文章學術顯于國初同典制誥後奉使南詔諭元宗室梁王把都不屈死之葢公與宋公皆黄文獻公晉卿之門人齊驅藝苑世無異論然常考之宋公之文雄渾瞻麗自蘇長公後鮮能及之公

之文好模擬甚者剽前人之成說如贈郭士中序用馬子才子長遊蕭然堂記用曾南豐記學舍之類非宋公自成一家言者比至其學術亦有不同金李純甫著明道集說以孔孟老莊並稱宋公譏其偏駁是矣公序其書乃以豪傑之士稱之又何所見耶其著此書葢以續東萊呂公所未就者也然東萊作大事記在朱子通鑑綱目未作之先綱目盛行于時此書可不作也其間予奪褒貶又與綱目大不合者綱目以昭烈紹漢統章武紀年直接建安此萬世不易之論

也此書頗謂抑揚太過乃用無統之類例以漢與魏吳並從分註不從朱子而取陳壽裴松之之說可乎不可乎綱目黜武后之號紀中宗之年每歲書帝之所在蓋春秋書公在乾侯之例也此書乃以武后紀年則所謂秉筆述至公者豈獨歐陽子哉李克用父子在唐雖未為純臣然唐亡猶稱天祐年號以討賊為辭名義甚正故綱目紀年先晉而後梁是乃春秋存紀存陳之義也此書乃先梁而後晉不幾于奬篡乎夫學如朱子著述

如綱目亦可以止矣而公此書乃故為異同豈好奇之過耶公在建文間以近臣言其死節特贈翰林學士謚文節永樂初凡建文所設施悉皆革去無敢復稱其贈謚者正統六年義烏丞廬陵劉傑以公死節請加卹典乃贈翰林學士謚忠文云

天台詩集叙 夏鍭

前輩及同時有一詩循循帖帖可舉口誦就使不足傳永遠而勤一世以有事于此亦自可念後輩及同時要

當多方且存不可使自我泯絶去我為我後之人吾無如之何也已况餘善亦可厚民風革士習不可不用吾邑前輩詩亦多傳布在外增刻則前輩某人同時某人凡若干首將就梓胥詩范盤請予言叙集竊嘗怪叙人之文之詩而狀寫過實無有限極高者議青天深者訛厚地不量廣狹而為奔放瀰漫亹亹不足之辭紫色不辨别門不察摸榻不校語意常近紀律不飭凡皆得為粹精竒作一無所慊恨以是相人之文之詩是亦足以

誇後世矣則不忖後世亦有耳目言而弗應將不斥為
欺罔為淺識有損于已無益于人殆未可用不翅然也
夫操觚翰以出于述作之途誰不願文如韓詩如杜志
存堂室而不及望其戶庭者尚多有焉今玆稱人之文
之詩若是易易人見以為是不難吾殆嘗已至是矣于
是人得自恕曰粹精是在我何所欠缺而須更力是稱
人之詩之文之溢專以止人之進噫近世一切之文之
詩厭厭不起為昭代之恥是雖世運使然吾見淺識溢

稱不能無助由是言之序集而溢斷斷不可用然則宜何如不曰後世自有耳目後世自有耳目則莫若直書某代某郡某人作者以遺後世使自得之或遂及他善某功某德以明言必有實如此而止已

書元張伯成杜詩演義後　蔣冕

楊文貞公序虞文靖公所註杜少陵七言律詩所謂杜律虞註者刻本在江陰行于天下久矣序不書年月惟書榮禄大夫少傅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官銜蓋在

宣德正統間而宣德初年已有金溪進士元人張伯成所註杜詩演義梓行于世二書篇目次序雖微有不同而皆用文公傳詩與楚辭例先明訓詁次述作者意旨而以一圈别之其同者蓋十之八九演義篇首有曾子白之子昂夫所撰伯成傳稱伯成之文務在追古作者嘗以所著尚書補傳杜詩演義雜文若干手抄成編謂門人宋季子曰吾志在斯惟求吾師曾先生正之而已先生指子白也傳後附録獨足翁吳伯慶哭伯成詩亦

有箋疏空令傳杜律之句則註杜律者乃張伯成非虞文靖明矣竊意文靖家臨川去金溪百里而近伯成所註杜律文靖豈嘗見而愛之其不同者豈文靖嘗筆削之歟未可知也文負序有云或疑此編非出于虞蓋當時亦未嘗不致疑也暇日曝舊書偶見演義漫筆識之以諗知者

題劉生性書　李默

予年三十時頗悟世儒理氣之説之誤竊嘆士當以孔

孟為師微文隱義舍是何所折衷焉易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仁是也故孔氏亹亹言之子思得之曰仁者人也孟子又傳而得之曰仁人心也言何若是之精也故知理氣然後可與言心知心然後可與言仁知仁然後可與言學夫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之言性善自繼之者言也雖然性善不若性相近之確也程子不得于五欲而無以解于性善之旨于是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悲夫人一軀殼也性豈有二哉朱子之言

理氣闡程子者也至以費隱體用精粗先後明之玄乎玄矣然其說不能通于鬼神之德川上之喻與養氣夜氣之言何也故知心則知仁矣心者氣之管也氣無所于管則奔逸冥妄莫知底止雖有耳目手足將安用諸故仁者生理也合天人之道也頃遊海上得歸善劉子梧所著書讀之怪其言論與予如同日而語所未協者十纔一二然已竒丈夫矣劉子彊予絛訂其可否予又何知知不詭于孔孟焉耳嗚呼世必有譏予之妄作者

況能信劉子之言乎劉子勉之

百川學海叙　錢福

福聞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聖人之所為教也故善說詩者箋爾雅自草木鳥獸訓詁之間而以意逆之則興觀羣怨事父事君者得矣豈惟詩哉凡讀書者皆然後世教者趨於簡便學者競于躐等名物不分而髙談性理制度莫識而任作禮樂噫是何異于未見本草而用藥

未别旗鼓而主兵者哉故知學不可不專而書不可少也顧所入何如耳然自尋章摘句之學興而類書出遂使經史子集之全篇有思而不閱者故援引雖侈而甚者或不知所出有識者往往病之然不猶愈於屏棄其緒餘咼鬻而末之知味耶宋人左禹錫裒雜說數十種為百川學海自謂醇疵相半而大要足以識言行理見聞似矣予尤愛其所録者全書皆無破碎割裂之患輙欲效之而合諸家類書分門别類刪繁去複自經史子

集録全篇外其餘稗官小説阜見祕論章分卷斷者輙録其全庶乎便而不畧備而不煩得紀録之法云爾然而未之能焉頃者尚古先生華汝德購得古本百川學海喜甚曰近時刻本無有好古博雅者展轉假借疲于謄録譌舛相踵至不能讀而況欲求其文藝事蹟義理哉人之患猶吾之患也既以所得本付梓擇良工刊之與天下後世共無吝惜且不計所費貲福聞之以爲難而往觀之則垂成矣先生請曰左録每書各釐爲冊凡

百每聚數種成一帙以十干第之甚妙但其所分帙未能盡合予意乃敢仍其舊帙而妄改分之皆以類屬而先後亦有說焉何如福閱既嘆曰此予所欲為而未能者也昔鄭樵欲駕出司馬遷班固之上作通志畧其論挍讐則謂挍書如統兵不患其多而患無綱紀條理耳福雅信之先生其有見于是哉前輩嘗語福以學者當先識義理次考制度次法德行服嘉言而後次之詞章字書博物搜異以窮其變先生之編次適有合焉其亦

善論學者哉能以聖人興觀羣怨之法而讀之醇疵皆有益也正不必泥耳安得盡若先生者各出所祕以與之為福所欲為哉先生其有意焉福尚能佐之慕李鄴侯之藏發蔡中郎之祕而上請天禄之儲以成一編以左右今日聖君賢相所修之會典使考古通今者一覽而無遺憾不亦天下古今之大快哉文明之盛禮樂之興斯其時矣敢書諸其首以俟先生名珵汝德其字任光禄署丞世為錫山名族博物洽聞敦樸好禮而此則

所可見者云

重刊陸宣公奏議序　錢福

唐陸宣公之文權德輿序之甚詳而其奏議宋蘇軾所進劉子評之甚當因論其世宋儒雖有成説福則敢謂自漢以來惟諸葛武侯一人作配而已公之後未論也蓋武侯躬耕南陽不求聞達若泊然無意于世者及感昭烈三顧之勤則立談之頃天下大勢舉在目中英雄角逐卒莫能逃其妙算公以少年文學感德宗之知遇

奉天草詔動中事機內署獻納纖悉畢具遂使跛扈革心奸諛側目慨然以天下為已任者及遭讒南竄則閉門惟著方書五十卷又若退然無與于當世之故者然考其用行舍藏孰得而下上之哉且卧龍之望已重于草廬之下而簿尉之調僅拔乎書判之科然提全蜀之衆不能誅奸雄于大義昌明之日而操數寸之管乃克討叛逆于乘輿播遷之餘顧剛明信任之至吳魏挾一代之雄萬策撓之而不足精察猜忌之萌裴竇任匹夫

之術一言間之而有餘故知山谿之豺虎易禦而城社之狐鼠難防逆順之大分易明而邪正之並進難别是以漢帝苦阨于勍敵唐宗自壞于腹心卒之營中之星既隕永貞之詔不起皆天也非人所能為也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言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之論至于今皎然與日月爭光是則福之所以亮二公之心者餘豈得而盡知哉至于立言之士惟知就事論事行之當時而有功垂之後代而無弊如是而已足以立天下

萬世之常規則謂之經足以合天下萬世所共由則謂之道夫豈道自道事自事議自議經自經哉他若魏相條晁董之作而軾上公之奏自是臣子事君之妙術漢文帝思頗牧而卒得之魏尚宋仁宗相韓琦而謂賢于夢卜夫為帝王師友於彼先賢曷有損益而世乃以當代之不用為惜以後人之見知為幸甚或假時命以致怨尤焉者徒知涕泣之策殞生于賦鵩覆醢之玄俟知于掘地而不知聖人之言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不患

人之莫已知求為可知是又福之所以亮公之心者也公為嘉興華亭人福為鄉後進少讀其文慕其為人每憶朱晦翁稱子游列于文學謂吳人得聖道之英華而多文士乃敢謂自漢以來吳中文士惟宣公一人而已公之後未論也故雖濫竊文科論事未獲試于機會語道不敢托諸空言而終身景行之志則莫之敢或替焉者適萊陽于君世和以刑部郎中來守嘉興三年鉅細張明上下熈洽稽邦文獻重梓是集屬記歲月以著公

之文又一幸也觸會初心論列鄙見以就正有道焉方今聖天子在上崇良黜邪求言如渴正軾所謂必善贊議論者而方雖在于古人才不假于異代則經筵講幄當熟陳是集制草章奏亦豈少若人哉福誠所謂野人負暄而遼東獻豕也已于君名鳳喈世和其字云

杜律詹言序 謝杰

注杜律者衆矣而莫盛于虞以伯生閩人且東里學士為之叙也然是惡足以注杜乎哉說者謂為元人張性

伯成所為而托之虞以顯理或然者歐陽原功撰虞墓碑不及注杜東里業已疑之則此之為贋書可必也余使琉球見彼國所讀書獨無經而以杜律虞注當之亦唐雞林賈之儔與苐賈能辨白傅之贋彼直以燕石寶少陵竊謂白傅幸而少陵不幸也今其書具存試諦視之若鶯啼修竹不知為梁孝之園犬吠白雲不知為淮南之宅宗臣之賛不知為蕭何頻繁之表不知為庾亮如意不知為王戎下韝不知為桓虞仗鉞不知為宗資褰

帷不知為賈琮斷石不知為峽長流不知為江胡語不知有老子自寬不知有榮期息機不知有馬援如泥不知有周澤高門不知有鮑宣郫筒不知有李商隱行路難不知有袁山松烏皮几不知有謝玄暉與夫窮愁之本於四離獨夜之本於七哀紜紛之本于賈誼幽側之本于沈約眞源之本于昭明青龍之本于葛陂朱栱之本於西樓伯仲之本於典論指揮之本於漢書莫打鴉之本於古曲欲教鋤之本於卜居芰荷衣之本于離騷蕙

葉之本於孔雀賦悲壯之本于漁陽撾奉引之本于聖
公傳袈裟之本于四分律亦咸未之考焉甚者金盌泥
於玉盌步檐訛為步蟾軍儲自供未稽府兵之制洞門
對雪莫詧掖垣之規高葉忽雲石之光打鼓昧發船之
節芋栗忘其橡實諸天遺乎内典柑黄三寸莫憶羲康
之豪鵬礙九天弗紀楚文之異彩筆氣象謂以才而干
人江漢垂綸恐因老而不録則其涉於蕪陋謬悠也滋
甚曾謂聞人之注有是乎故以此解杜是為誣杜以此

名虞是爲誣虞宜毗陵氏擯而黜之者自毗陵説行世稍知其爲贗不可謂無功于虞惜所釋寥寥無足深明作者之軌謂之有功于杜或未也用是不揣姑會其意而爲之詞取材諸家發以膚見竊附古者以意逆志之誼期于備而約𢀚而圓雖杜之全豹未之能窺而十管一斑亦時有見書成命之曰詹言園吏不云乎大言閑閑小言詹詹余之詹詹余言亦識小之義也若因閑閑而發皇琴之奥謹竢諸大方之家

濯纓亭筆記序

陸粲

故紹興郡學訓導戴先生著書一編曰濯纓亭筆記余為緒正譌闕除其複重離為十卷華學士子潛取而刻之戴先生名冠字章甫吳之長洲人也少穎敏篤學始游鄉校已刻意為古詩文博覽無所不通而伉爽負氣高自許與不能詘折徇物八舉不中以貢上禮部入試內廷奏名第一然例止得學官王三原自巡撫江南時則愛重先生及是方掌銓先生貽之書條列十事皆經

國大務語不及私三原為欽容降歎李長沙為學士亦奇其文皆不及薦也在紹興久之與貴人語不相下棄官歸年七十一終于家瀕終猶歌吟不輟既而歎曰天夢夢乎世掝掝乎仳倠擁楹娵奢斥乎矯虔駟駕隨夷踣乎已乎已乎豪傑者廢死乎聞者悲之先生早有志用世自兵農水利之說靡不論究既連蹇弗試益洩其感憤于文辭廉峭精確多所風切平生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得奇文奥義為抵掌自喜輒命筆識之是編所存

僅什二三蓋非其至者然其扶樹教道繩枉黜邪之指亦略可睹矣君子曰夫士苟有以信于千載雖長隕溝壑不為辱也太史遷有言俶儻非常之人意有所鬱結則退論書策以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若戴先生幾是耶余少則知慕先生慼風流之日遐懼遺文之泯墜爰叙列大校令後來者得考覽焉先生嘗作禮記集説辨疑未竟今掇其存者若干章附之編末他所纂述若詩文集尚數十卷藏其家

内外二篇都序　趙貞吉

或問曰子曷編古今書為内外篇也曰予意在備經世之法俾願治之主有所採擇耳經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王即經世之主也其位為統其臣為傅其令為制其事為誌其道為典其德為行其才為藝其技為術譬之於車輪轅輹轂軸蓋廂一不備非完車也能知七部之書皆以贊治而固其統也則於經世之法如探果於囊走丸於坂亦易知而易行矣或曰若此善矣曷為

贅以出世通無乃悖乎答曰出世通西方化人之書也先秦之代聞化人之名未睹其書也一云周史奕曾一見其書後没不傳至漢明帝世書入中國漸多漸奇英辟哲臣譯而保之于今六千餘卷矣閎深辯奥與儒墨之倫分光而並壘既云普拾遺文可獨棄此而不録乎烏得為贅且子亦聞出世義乎化人之法以浮生咼咼百年勞藴為世也往者為過去世續者為未來世三世流轉未有涯際而至人常住之心不與之流轉也此謂之横出三世也又此

世者五濁混混名為欲界升之為色界再升為無色界然升者復墜墜者復升無已時也而至人常住之心不與之升沉也此謂之竪出三界也界即世也夫俾經世者得此常住真心而用之於化理其益豈小哉烏得為悖或曰然則曷為外之也曰内外者主客之謂也經世為主出世為客化人之道旅泊三界身世如寄其於世也非容義乎譬之家居為主人遊為客子内為主而外為客也此一人之喻也又譬之家有二子焉一耕而一釣則

耕者名農而釣者名漁農在鄉而漁則在疆矣其地與業固在外也非有意於外之也

史業二門都序　趙貞吉

客問曰經世通分史業二門何也答曰經世通者史氏掌故之書也統傳制誌史之綱而紀事之方也典行藝術業之常而記言之章也史有綱而業有常則體有宗而宗有眼故化理可稽而道術不裂是謂史之良也經世之王其能含諸客曰子學道者曷以史自居噫是烏

知六經之皆史乎又烏知仲尼為史之聖乎六經羣言之宗也仲尼萬世之眼也班固陳壽以下不足與於斯言也司馬子長自謂百代史官亦有意于尊孔氏明道術矣惜也統典未建傳行不彰制誌黭而不明藝術漏而不張務多而不要其宗好奇而未具夫眼夫多而無宗者必散也奇而無眼者必亂也烏能原化理而究道術哉予謂此篇臚以八部攝以二門求免此散亂之咎已耳是故臚以八者常歸諸二也攝以二者常求諸一

也客未達請詳示之答曰今夫經世之位為統輔統之功為傳上所出令曰制下所建事曰誌攝于史者其體恒異而同歸于記事之宗命世之訓為典翼典之德為行久習而工曰藝得訣而妙曰術攝于業者其體恒異而同歸于記言之宗是謂臚以八者常歸諸二也故知茍得其宗雖愈多而不散若夫史所攝體雖異而眼在于統統達而天下之治出于一治一則外王之法行而傳制誌皆隨之一矣業所攝體雖異而眼在于典典建

而天下之道出于一道一則内聖之學明而行藝術皆隨之一矣是謂攝以二者常求諸一也故知苟得其眼雖愈奇而不亂容曰何以明之曰子亦知用師乎善將者虎鈐數明則兵益多而益善此不散之喻也又知博弈乎善弈者馬目穴成則棊愈刼而愈活此不亂之喻也容曰唯唯

重刻中原音韻序 祝允明

有文韻有詩韻有詞韻曲韻有古韻今韻古韻出於六

經作文者用之古選詩用之今韻出於沈氏近體詩用之詞始于唐盛于宋迄于今其用韻猶詩也惟金元北曲乃用所謂中原之韻蓋因其國都在幽燕之區河洛相去不遥其方言如是也故為其言者每詆詩韻之偏而為詩者則至今猶不從之我洪武聖人亦既命儒碩定正韻如其說矣詩韻姑未論若北調之製可不嚴于此耶余也好樂故嘗自負知音謂四十年接賓友無一人至此者頗有言樂之書兹未遑示諸人每浩歎今日

事惟樂為大壞未論雅部秖日用十七宮調識其美劣是非者幾士數十年前尚有之今殆絕矣不幸又有南宋溫浙戲文之調殆禽嘌爾其調果在何處噫嘻陋哉大河王將軍廷瑞俊邁士也既刻詩韻復欲取周德清中原韻入板以示予予為之喜甚凡正音之說德清全書言之甚詳因稍為括取要旨數節授之令列諸前庶覽者可得其槩也繕畢就梓稍引之云爾

煙雨樓志後序 彭輅

煙雨樓志既成或曰斯樓也藉土一坏結屋數楹耳奚以志為夫嘉江南名都雖物力殫詘而金繒秔稻之賦走司農供王府者浩穰踰他方頃者經術道藝之彦雲蒸豹變致身卿孤載筆石渠天禄者彬彬鴈行海内以文獻歸之嘉顧其地則乏靈山上游之奇瓌瑋峻迥之觀獨鴛鴦馬塲二湖枕郭縈帶洋洋澤國故昔人以煙雨名樓置之湖心地胏爰備壯觀談者謂嘉之有斯樓是為子都毛嫱潤眉髮而華衣履陳帷帳而置琴筑也

奈為前元所燬至嘉靖已酉始有訪厥遺址累土成一洲嶼復建樓于上而仍其故名者曾未幾會海冦震蕩矛㮚瘡痍不暇議樽俎覽眺樓用漸圮而洲莽滋蔓無能副名勝而騁遐矚也萬歷癸未郡守龔公為捐俸葺新之重階朱闌室稍丹艭剪蕪薙榛環植桃柳而召僧秉其鑰樓陰復營一磯長數武廣半倍之手作釣鰲磯三大書勒石置磯下蓋以任公子幾郡文彥也巳郡得大魁適叶期讖于是青簾白舫翠袖黃衫醉壺觴而鬬

筌管者紛紛纚纚踵趾不絶一游一娛盡入騷咏好事者遂裒以為志付其籍於掌故俾共守而傳借使闕逸而弗載載而匪文不幾泯由夅語皃間一勝槩而隱賢大夫惠我人之德美也乎夫金焦之臺觀俯憑天塹武昌之黄鶴望極晴川巴陵之岳陽呑吐洞庭雲夢以斯樓擬之誠不敢抗顔爭雄長然在水中央嵂屼南浦勢入冥漠縹緲虛無方其春水盛滿不見兩涯烟樹周遭雲霞蔚起綺縠千頃羲景倒懸島笛悠揚菱歌嘽緩文

魚踊于波際高鳥騫于層旻闤闠匹乎五陵吳越析為兩戒亦足以縱寥廓之觀而舒脩然之思矣況北有胥山乃子胥秣馬膠弓圖越之地也此二湖者范蠡功成遠引扁舟往來浮泛者也真如塔影即裴休悟後所捨之宅也瀕湖市橋曰宣公者陸敬輿風猷聲烈令人至今景企者也俛仰宇宙有流波陳迹蕭條千古之慨微斯樓孰與發之且地緜人勝景與襟期故同搆異蹟同賞異情吾嘉當孔道京省衣冠軺傳雲擁公間與其賢

豪契好觴咏樓中因之采謡問俗而謀諸野則斯樓之得公猶西湖之于瞻虎丘之應物豐樂醉翁之永叔其為斯樓重永永也輅歸田以樓而詩者幾且成帙然無崔顥杜甫語内愧之兹序志之末簡異邦有閲志者將諒彭生非侈言哉而猶然菰葵中見解也

史記初覽序　彭輅

太史公生於西京盛時承庭授之學挾良史之才其作記也當得意處點綴模寫跌宕揮霍如秋隼乘風騫薄

高雲而一不措力驊騮騄峻坂而下蹀躞奮迅不可控阻然五帝三代本紀則踃趨窘束壹似有苦而弗舒者何哉大約子長之文全倣戰國策又善作天然短長語風摇波蹙而生淪漣陳列情事煥然丹青圖畫之在目勒成一家此其所長也至于左氏傳句無冗字篇無懈句意括而辭省寓龍琢于規繩而上兼書之古質疏通易之恢奇淨潔則子長即欲效之不能也蓋均之能言之士而其才質亦各有所限云今人為文多欲效子長

者余意子長受性本諒直慨慷其為叙傳盡發人之肝肺底裏無少顧忌諱匿即不遭蠶室之禍儕輩見其文必陰擠中傷之矣後之君子躭寵榮畏罝罟左瞻右盼躊躇俳佪平居發一語每囁嚅模稜不肯洞襟直吐此其效子長僅獲色澤終鮮神髓雖似猶不似也惟大梁李獻吉者其人悻悻自好多所淩轢閿中王槐野簡伉豁達奇正苞舉兩公之文大類子長他或未之見也爾來慶歷間三尺童孺纔捫管製木場屋排比藝蹻蹻焉壽

陵之步耳而開口無不曰史漢史漢然皆剽竊句字未
鏡厥旨余因取史記一書擷其腴腯畧削繁蕪名之曰
初覽蓋爲幼學掛一漏萬者設於以志芙容亦精鑪錘
初發可也編既就誡兒曰第置之家塾勿外傳恐不我
諒者紛起而誚讓焉其何說以解

唐詩衍調序 彭輅

容問於予曰詩至晚唐齷齪囁嚅無復飛揚奮厲之思
奚以衍調之緝爲予既有初唐祖調與盛之雅中之新

不啻足矣行而續之其贅疣也哉輅曰晚唐諸作視往撰誠漸凡下猶然詩也惟宋人造意發論不以興趣為宗而天下始無詩故宋可廢也晚唐胡可廢也夫文異于詩者何詩摹繪景也託之興寄而歡娛悲悒之情態隐隐寓其中不待顯露直言也直而言之則失玄虚藴藉之指而為有韻之文矣晚唐之于玄虚藴藉不尚存十之四五乎姑蘇黄姬水曰詩貴真而惡偽故如其真雖降而為元和開成猶之薦紳而效委巷之談俚亦雅

也非其真雖進而為天寶開元神龍武德貞觀猶之市井而擬巖廊之度雅亦俚也此知詩矣昔壽陵之學行於邯鄲也邯鄲不能成而併失故步卒匍匐以返今之山澤野老與閭塾學究輩賦質駑下令之為錢劉皇甫已難之況王孟高李楊盧沈宋耶予之是編殆為若人設也且寰海之內學詩者不可勝數蔔槖異嗜秦粤殊音安能人人而一之即高明英偉之士亦有不以世代先後橫于胷臆而惟擇其言之善者矣貞元以下諸君

子其翹然著稱者無論也他吟者率雕鏤艱苦童習而白顛其間豈無一篇半簡足愛而傳者予憫其用心故寧過而存之

明文海卷二百十三

明文海卷二百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序五

著述

跋石鼓詩 陸深

右石鼓詩先儒辯論至多葢風雅之遺云鼓在今北監予為司業祭酒時慮其日泐也欲扃鑰之而不果别有樹碑一元司業潘迪以今文寫之仍其舊闕潘碑與鼓

積有存亡矣潘仕大德閒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時甞謂十鼓其一已無字其一惟存數字潘虞相去不遠其言如此今去之又將二百年石可知矣詩之存者頗賴諸家文字集錄以傳石顧足恃哉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仲又好古而搜訪訓釋靡餘力矣咸存斷闕焉歐陽公集古所錄總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錄僅多九字乃稱先世藏本在集古錄之前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録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視資古又

前矣又前之則韓文公所見紙本已謂毫髮備盡復有年深闕畫之歎韋應物亦謂風雨闕訛而杜工部直云陳倉石鼓久已訛矣其上下世數如此近世吾衍子行尤號博雅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闕字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又參以薛尚功欵識諸作斯已勤矣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每鼓列行裁分為十而章句次第又與諸家不同子行介士未嘗入燕止於畫中見鼓爾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乃爾耶此詩出於修撰楊

用修慎若所從來果有的據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如以補綴為奇固不若闕疑之為愈也予方選四言詩不覺欣喜而録之首簡

文體明辨序　徐師曾

文體明辨六十一卷綱領一卷目録六卷附録十四卷目録二卷通八十四卷撰述始嘉靖三十三年甲寅春迄隆慶四年庚午秋凡十有七年而後成其書大抵以同郡常熟吳文恪公訥所纂文章辯體為主而損益之

辯體為類五十今明辨百有一辯體外集為類五今明辯附録二十有六進律賦律詩於正編賦以類從詩以近正也輯既成繕寫貯藏以俟正于君子乃原撰述之故而序之曰夫文章之有體裁猶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為堂必敞為室必奥為臺必四方而高為樓必陜而修曲（陜與狹通見爾雅）為筥必圜為篚必方為簠必外方而内圜為簋必外圜而内方夫固各有當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意為之其不見笑子識者鮮矣況文章

乎夫文章之體起於詩書詩三百十一篇其經緯各三（風雅頌為經賦比興為緯）書體六今存者三（此蔡氏真氏據周官太祝六辭而言六辭祠命誥會禱誄也祠當作辭存者三誥誓命也誓即會也商有訓周無之然無逸等篇寔訓體也）厥後顏氏（名之推）推論凡文各本五經良有見也或謂文本無體亦無正變古今之異而援周孔以為證殊不知無逸周官訓也不可混於誥多士多方誥也不可同於訓此文之體也其文或平正而易解或佶屈而難讀平正者經史官之潤色詰屈者記矢口之本文乃文之辭非文之體

也十翼皆孔子手筆序卦雖云夾雜要亦聖人之精藴存焉此釋經之體非屬文之體也其答齊景公問政止於二語答魯哀則七百五十餘言此隨宜應對之詞而門人記之非若後世文人秉筆締思而作者也至如以敘事為議論者乃議論之變以議論為敘事者乃敘事之變謂無正變不可也又如詔誥表戕諸類古以散文深純温厚今以麗語穠鮮穩順謂無古今不可也蓋自秦漢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類愈增類愈增故體愈衆

體愈衆故辯當愈嚴此吳公辯體所為作也曾成童時即好古文及叨館選以文字為職業私心甚喜然未有進也幸承師授指示真詮謂文章必先體裁而後可論工拙苟失其體吾何以觀亟稱前書尊為凖則曾退而玩索焉久之而知屬文之要領在是也第其書品類多闕取舍失衷或合兩類而為一或混正變而未分於愚意未有當也竊不自量方更編摩而以庸劣紲居瑣垣然退食之餘志不沮喪蓋忘其非吾職也已而謝病家

居積累成裒更以今名聊畢前志雖於先正述作之意不無異同然明義理抒性情達意欲行世用上賛文治中翼經傳下綜藝林要其大旨固無戾也初擬上進故註中先儒並稱名姓後雖莫遂不及修改覽者勿以罪予則幸矣是編所録惟假文以辯體非立體而選文故所取容有未盡者亦有題異體同而文不工者復有别為一格如六朝唐初文陸宣公奏議今並弗録博雅君子當自求之至於附録則里巷家人之事俳優方外之

語本吾儒所不道然知而不作乃有辭于世若乃內不能辯而外為大言以欺人則儒者之恥也故亦録而附焉萬歷改元嵗在癸酉三月朔旦吳江徐師曾序

禮記集註序　徐師曾

古昔聖王迭興人文漸著各有禮樂以致太平蓋至有虞氏而始詳歷夏及商猶尚忠質至周而又加詳意其時禮樂皆有全經而散逸不傳今所存者惟周禮儀禮而已若夫禮記則四代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在焉孔子

沒後七十子之徒相與共録而成書雖王制月令作自秦漢要亦不可少者孝武時河間獻王德得其書而上之孝成詔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厥後戴德既刪為八十五篇戴聖又刪為四十六篇後漢馬融傳其學乃附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其餘歸諸大戴禮故今之禮記戴聖馬融之所定也後儒謂儀禮為經禮記為傳似矣曽竊以為此書葢二禮之傳不特傳儀禮也何則周禮者周之官制也六官各有所職而大要以五禮為主

故舍曰官而曰禮儀禮者周之禮制也五禮但揭其綱而行之以儀節為目故不專曰禮而兼曰儀由是言之則儀禮者為周禮而作也彼其並稱為三禮者固云誤矣而謂專傳儀禮無乃有遺論乎今考此書之於二禮有釋其義者如祭義冠義問喪等篇又如曲禮朝覲聘問之類固釋儀禮至于遇會誓盟之類則釋周禮也又如文王庶子所記庶子是釋周禮諸子之類今不能悉舉讀者當自考之有補其闕者如曾子問奔喪雜記喪大記投壺諸篇又如曲禮所記天子諸侯后夫人卿大夫生死祭享祭品稱名明堂位所記朝位昏義所記天子諸侯教婦之類有引其全文者如內則所引並周禮全文有

文同而指異者如喪大記多引儀禮士喪禮正文而所指則自大子而下曾子問載子游問喪慈母如母本儀禮文而孔子所答則異之類有畧相似而增損者如少儀言語之美章與周禮畧同然損其三而增其一之類有因其文而推廣之者如喪服小記婦當喪而出一章是因儀禮子嫁反在父室為父三年之文而推言之之類有解其未明者如喪服小記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諸篇有不相合者如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與儀禮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不合又如喪服四制言父母以恩制與儀禮喪服傳言至尊者稍異之類有雜記四代之禮者有專記周人之禮者有美其合禮者如檀弓所記孟獻子禫文子除喪待弔之類

有譏其失禮者如檀弓所記公儀仲子舍孫立子子路姊喪弗除之類有記其非古者如檀弓喪冠反古及易墓之類有記禮之所廢者如郊特牲夷王廢覲禮之類有記禮之始變者如曲禮士誄檀弓帷殯之類有記其僭禮者如禮弓設撥來舍禮運醆斝戶君之類有專言禮者如禮運篇有兼言樂者如禮器郊特牲樂記仲尼燕居所言之類有別記錄而無關於禮者如學記緇衣儒行大學諸篇中庸除追王達孝禮樂三重外其餘皆是要之傳周禮者固傳周禮其傳儀禮者亦所以傳周禮也彼異代之制可備損益記錄之附可資禮學皆二禮之羽翼也顧其閒或出後儒之傳

會不免有倍盭者存讀者但當闕其疑刊其謬以禮樂之本治其身心以器數之文博其理趣則由此書以達二禮豁如矣然非通其文義終莫能入此註疏所以不可廢也鄭氏而下亡慮五十餘家外訛雖多切當時有是在擇之而已宋有陳可大氏集諸說之大成為世所宗厥功不細惜其取舍失衷章句錯雜殊不滿乎識者之意曾末學寡陋潛心三十餘年輙不自量稍為删改參以愚得命曰其註使讀者暢通大旨而因以求先王

原書末行卷次訛誤

象天地制禮樂之心或未必無少助也脫稾斯竟序而藏之以俟君子隆慶六年歲在壬申五月二十四日吳江徐師曾序

明文海卷二十四